

读四书大全说

一
函五册

新刊
知不足齋
印

PDG

讀四書大全說卷九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離婁上篇

以六律正五音但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五音言而人聲之五音不在其中蓋人聲之五音一因其自然直是無可用力正得處律之所能正者以立長短大小多少輕重之法而取清濁緩急修促洪細之定則也耳無定準藉數以立質隨質以發聲而八音之宮商角徵羽乃以分焉蓋八音之有響雖天地之產使有可以得聲之材而其成音也必繇人製製之自人則或增或損無成則而必亂故必

以六律一成之數爲之準而合於數者合於音矣若人聲之清濁斂縱一仍乎自然之喉舌脣齒齟一成以還莫之爲而自動於竅雖有六律亦安所施哉此亦不待審樂者而後知也若夫歌唱之節亦有所待以取和則又恃五音已正之八音定其疾徐之度耳故六律者以正五音於八音而八音者又以其五音之叶正人聲之五音也在古樂則房中升歌以瑟餘樂以笙磬於今世俗之樂則南以拍板北以絃索古樂今樂雅鄭不同而人聲之受正於五音不受正於六律一也程氏復心只此不知乃謂聖人制五音以括人聲矮人觀場無勞饒舌可已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唯宋仁宗可以當之其不可
法於後世者則漢文景是已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許其
足以王者猶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之人可以保四海
無欲穿窬之人可使義不勝用耳偶然半明半滅之天良
安得遽謂之有仁心耶至若梁武帝者篡其君而推之刃
懼寃報之相尋思以苟免其人誅鬼謫之大罰而又擇術
不審託於無父無君之教以自匿抑且貪非所據憤不自
戢殺人盈於城野毒禍中於子孫正孟子所謂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不仁之尤者也乃云天下知其慈仁知之者
誰耶不過游食之髡飽其利養讚歎功德而已若天怒人

怨衆叛親離本紀可考安所得慈仁之稱哉以齊宣愛牛
之心而行先王之道若因半星之火欲成燎原之勢自非
孟子爲之吹噓播颺之固必不能蓋其一暴十寒之心元
自不給於用而擴充之也自非旦夕之功若彼始爲亂賊
繼爲浮屠之蕭衍卽使依樣胡盧行井田立學校亦與王
莽之效周官以速亾者無以異安所得澤被於民而法垂
於後耶范氏於是爲失言矣慶源云武帝有仁聞而非其
真差爲近實然衍之惡積而不可揜不仁之聲遺臭萬年
豈但失真而已哉

不愆不忘兩不字元是工夫字與無愆無忘不同不以有

意而愆謬之不以無意而遺忘之乃能循用舊章以遵先王之道在詩之以祝王之子孫者固爲願望之詞非有率用舊章者而以贊其無愆無忘之美孟子斷章引此亦正於不愆不忘顯遵法者學古之功不得以不愆不忘爲無過率繇舊章爲遵法逆文立意也遵法而可無過乃孟子引伸詩人言外之旨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以補詩所未言之效若詩已有無過意則當以此之謂也直結之矣集註未安

法律之不可勝用仁之覆天下雖聖人之以爲法於後世者以此乃聖人之自以制器審音平治天下先須用此非

在聖人獨恃其耳目心思已足給用但爲天下後世不能如己之不待於法故須與立箇法度也集註似誤看一繼字將耳目心思之旣竭作聖人自用之道聖人已自了當後又加上一種方便與後人如此說來未免害理此雖爲上古聖人而言然其云竭目力之聖人者豈其明之過於婁班竭耳力之聖人者豈其聰之過於師曠竭心思之聖人者豈其睿智之過於堯舜則亦但竭其耳目心思終不能制器審音而仁天下於是繼求之一定之法使目有憑以用其明耳有憑以用其聰心有依據以行其仁然後知向之徒勤於耳目之力心之思者必至此而後非妄也規

矩準繩元不是目力看出來底六律元不是耳力聽出來
底不忍人之政元不是師心億度想出來底集註猶以爲
未足一語殊不穩妥豈但以爲未足哉直是耳目心思之
力與形之方員聲之五音天下治平之理全然湊泊不著
規矩準繩因乎象六律因乎數聖人不於目求明於耳求
聰而以吾心之能執象通數者爲耳目之則故規矩六律
之所自制不得之耳目者而得之於心思以通天下固有
之象數此以心而治耳目也不忍人之政上因天時下因
地利中因人情聖人不任心以求天下而以天下固然之
理順之以爲政此以理而裁心思也故仰觀天文俯察地

理察邇言以執兩端而用其中豈有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之自用者哉聖人用之而自不可勝用乃以垂之後世而亦不可勝用其理一其效均也如謂先王爲天下後世故制此法度若聖人之自爲用者一目擊而方圓卽定一流耳而五音卽定一致思而仁卽被於天下則此聖人者將如佛氏之觀十方世界如掌中果一按指而海印發光一皆成就耶言之無實亦不祥矣旣者已事之詞也繼者遂事之詞也已竭耳目心思云者勞已盡而績未成也繼之以規矩準繩六律仁政云者言彼無益而得此術以繼之乃以遂其所事也雙峰乃云唯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

要繼之不忍人之政然則使天下而恆有聖人則更不須此不忍人之政乎是孔子既作而伏羲之易唐虞之典殷周之禮皆可焚矣此老子剖斗折衡之緒論釋氏黃葉止啼火宅化城之唾餘柰何游聖賢之門者不揣而竊其旨也

人君之所不得於天下者亦唯不親不治不答以敬而已其以蒞下土而定邦交者亦唯愛之治之禮之而已仁智敬之皆反求矣則亦更有何道之可反求也只此三者包括以盡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是總括上文以起下義雙峰乃云上面三句包括未盡皆字說得濶徒爲挑撥了

無實義當亦未之思爾

林氏所云諸侯失德巨室擅權自春秋時事逮乎戰國天下之持權者又不在世卿而在游士矣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唯晉厲魯昭齊簡爲然戰國時列國之卿與公室爭疆弱者僅見於田嬰韓朋然亦終不能如三家六卿之彊逆也以蟠根深固之魏冉而范雎一言則救歿之不暇七國之貴公子者劣以自保其富貴安得有君欲勝之不能而取禍者哉孟子說不得罪於巨室與周公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意同乃以收拾人心於忠厚仁慈之中而非有稱兵犯順之王承宗跋扈

不恭之韓宏須爲駕馭不然則效安史滔泚之爲也看孟子說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則其云爲政不難者爲施德教之合主言也若唐憲宗一流恩威兩詘之君本無德教不足言矣孟子七篇屢言興王業之事而未詳所以定王業者唯此一章是已得天下後經理措置之大業所謂爲政者言得天下而爲之也得天下而爲之而先以尊尊親親重賢敦故之道行之於廟堂之上君臣一德以旬宣而綏理之勿使游談之士持輕重以亂天下之耳目則指臂相使而令下如流水之原矣當此之時君臣一心德而天下待命焉安所得擅權之巨室殺之不能縱之不可須以處

置遙持其生命乎裴晉公之進說也挾韓_憲承宗之叛服
以爲辭而云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此等章疏便是三
代以下人習氣上失格君之道下乖純臣之義只靠著禍
福聲勢脇持其君以伸己意而其文字流傳適以長藩鎮
之惡而不恤以皇甫_鎔之入使居相位爲老臣者不能
正君心於早以杜其萌則唯稱_臣誼以明貴義賤利尊
君子遠小人之道若其不聽無_事立以去而已今乃
引叛臣之向背以怵其君使之懼而庸_吾則己志伸而
國是定卽其不聽而抑有所操挾以自_免於誅逐其於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相去遠矣三代以下無大臣者此

也柰何引孟子而同之

粗疎就文字看則有道之天似以理言無道之天似以勢言實則不然既皆曰役則皆勢矣集註云理勢之當然勢之當然者又豈非理哉所以慶源雙峰從理勢上歸到理去已極分明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理當然而然則成乎勢矣小役大弱役彊勢也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卽此爲理矣大德大賢宜爲小德小賢之主理所當尊尊無歉也小德小賢宜聽大德大賢之所役理所當卑卑斯安也而因以成乎天子治方伯方伯治諸侯諸侯治卿大夫之勢勢無不順也若夫大之役夫小彊之役夫弱非其

德其賢之宜彊宜大而乘勢以處乎尊固非理也然而弱
小之德與賢既無以異於彊大藉復以其蕞爾之士一割
之力妄逞其志欲將以隕其宗社而歿亡俘虜其人民又
豈理哉故以無道之弱小而無彊大者以爲之統則競爭
無已戕殺相尋雖欲若無道之天下尙得以成其相役之
勢而不能則弱小固受制於彊大以戢其糜爛鼎沸之毒
而勢之順者卽理之當然者已曹操曰使天下無孤則不
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白操言之固爲欺凌蔑上之語若
從旁曠觀又豈不誠然耶是雖不得謂彊大之役人爲理
之當然而實不得謂弱小之役於人非理之所不可過也

故本文云小役大弱役彊天也自小弱言之當役而役豈
非理哉是非有道之天唯理而無道之天唯勢亦明矣雙
峰以勢屬之氣其說亦可通然既云天則更不可析氣而
別言之天者所以張主綱維是氣者也理以治氣氣所受
成斯謂之天理與氣元不可分作兩截若以此之言氣爲
就氣運之一泰一否一清一濁者而言則氣之清以泰者
其可孤謂之理而非氣乎有道無道莫非氣也

此氣運風
氣之氣

則莫不成乎其勢也氣之成乎治之理者爲有道成乎亂
之理者爲無道均成其理則均成乎勢矣故曰斯二者天
也使謂泰有理而非氣否但氣而無理則否無卦德矣是

雙峰之分有道爲理無道爲氣其失明矣若使氣之成乎

亂者而遂無理則應當無道之天下直無一定之役人自

爲政一彼一此不至相啖食垂盡而不止矣其必如此以

役也卽理也如瘡之有信豈非有必然之理哉無理之氣

天地之閒卽或有之要俄頃而起俄頃而滅此大亂之極如劉淵石勒

敬塘知遠百年而不返則天地其不立矣理與氣不相離而勢

因理成不但因氣氣到紛亂時如飄風飄雨起滅聚散迴

旋來去無有定方又安所得勢哉凡言勢者皆順而不逆

之謂也從高趨卑從大包小不容違阻之謂也夫然又安

往而非理乎知理勢不可以兩截溝分則雙峰之言氣亦